

學
齋
佔
畢



學

齋

佔

畢

史繩祖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學齋佔畢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
稗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
本一卷乃纂輯者且作沈
存中纂大誤百川學津皆四卷
本百川宋刊故據以排印並附
學津本所載提要及張氏跋識
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學齋佔畢四卷。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鶴山集中有題史繩祖孝經一篇。卽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未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刑爲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爲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又如譏杜預註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援據辨論精確者爲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也。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呻。其佔畢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卽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裒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其或矜其僞舛而忠誨之。尙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吉日陽朔。後學眉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漕極堂。

學齋佔畢第一卷凡三十八則

宋 史繩祖撰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爲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曰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卽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爲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爲火居南天三與地八合而爲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爲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爲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槩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旺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爲水水生木爲春春爲木木生火爲夏夏爲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爲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近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荅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橫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係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係矣。

無極而太極卽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義之詳矣。而象山陸子靜獨以爲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強辨往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爲經言。余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係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卽周子所云太極本無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爲證。則陸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尙有以易字非無爲疑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確論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此有無玄根而有必始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言易書不會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

爲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爲對也又有无妄然後可蓄伊川又謂无妄則爲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爲對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闢之也至如係辭云易之爲道上下無常而終以既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爲對也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說哉疑者咸喻矣

稱物平施

遂寧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贊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爲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爲策三十六四其九爲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爲策二十四四其六爲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算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算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共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爲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也巽離兌少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爲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爲特舉其盈數而槩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菴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卽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兩

而斤斤而三十斤爲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爲六。六者坤數也。兩其六而爲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爲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爲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卽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朞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既以三十斤爲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爲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爲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子。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槩舉四鈞爲一年之月數。若夫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朞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朞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朞之日。凡八卦有四朞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朞之日。四而八之爲三。

十二年則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爲萬物之成數。若以四鈞爲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爲三十卽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爲三十亦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足此應八卦有四朞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庵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爲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爲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

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倅旣未濟坎離玄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等易以爲得四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爲尤妙也蓋三乃太極函三爲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爲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三則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朞之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爲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爲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爲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黃鍾之宮子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爲三參丑之三於寅而爲九參寅之九於卯而爲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爲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爲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爲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爲二千一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爲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

世舉知以四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矣亦鮮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爲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爲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爲七十二二篇之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合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而應易係之說蓋大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爲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爲尤精密也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爲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爲十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爲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爲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艮少陽之數七兌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謂三箇老陰陽一百三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凡得三甲而爲一百八十日倍其數則應因重六爻之數而爲六甲三爲四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

百六十日以成歲功以三乘倍律呂固見於傳矣若夫以三乘倍易變及乾坤之策八卦陰陽之數實昉於余之積筭也

天生神物

易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余嘗考神物莫蓍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蓍稠卽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爲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卽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爲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天地數止於九

張橫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此係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爲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之數則洛書何以爲數五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正揚雄所謂五復守於五而橫渠所謂十者爲五之耦合於中央而爲五行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三之歷十二辰至於十

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之起律起曆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云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推洛書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次五曰皇極以爲用中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烏得爲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爻二五爲上下體之中

或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其柔危其剛勝伊川指以爲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在賢臣之上張橫渠以爲柔之用近又以爲進德徒義必精矧如二先生指以爲謙之一卦何故言多字又謙之六四曰无不利撝謙初不言懼爲疑余答曰是固然矣然又當主居中而爲說逐卦皆然故曰多不必專指謙之一卦二先生舉一卦而言之他可推矣蓋每卦二五兩位二爲下三爻之中五爲上三爻之中二與四雖俱爲陰耦之數然二居下體之中而多譽陰爲柔故曰其用柔中也四則居上爻之初牽於柔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體之中而多功陽爲剛而剛得中也故曰其剛勝耶三則居下爻之上而過亢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必憂乎過與不及必協於中而求爲多譽多功非要譽要功也以進德也故橫渠以爲進德徒義必精其說當矣。

易係卑高義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翌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爲臣位。在下。第五爻爲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底物事。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子裏的人種之卽生。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仁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克己復禮爲仁。故獨許顏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休養生息以厚仁之發用。如乾元爲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乾。六陽全體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太史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

雷風恆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者。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恆。何故在大象異義。予應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夫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此爲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矣。

經言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也余曰不然刪詩爲三百篇恐不刪句又況夫子以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而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句蓋詩經秦火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余旣爲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子兼著捫蟲新話論及素以爲絢兮一句以爲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爲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